

螢窓異草

螢窓異草二編序

且天地大矣四海九洲廣矣人物之形形色怪怪奇奇繁且
蹟矣目非曠而似曠者動謂以目所親見者爲真將天地之大
四海九洲之廣盡紛呈於吾目耶耳非壘而似壘者動謂以耳
所親聞者爲實將形形色怪怪奇奇之繁且蹟盡交集於吾
耳耶浸假而紛呈於吾目殆熟視若無睹耶浸假而交集於吾
耳殆習聽若不察耶嗚呼噫嘻庸耳俗目之交殆不足語以天
地之大四海九洲之廣形形色怪怪奇奇之繁且蹟耶長白
浩歌子有螢窓異草一書出焉其思入窈冥者可斷以理之所
必無也其言歸諷諭者可信爲情之所或有也初編旣印行間
世而泉唐友人又函示二編吾不知見之者咋舌凡幾輩耶吾

不知聞之者蹙額凡幾人耶又不知謂爲真謂爲實者持親見
親聞以語人咋舌蹙額者更不少耶又不知廣大繁蹟者將盡
泯沒於咋舌蹙額之流耶嗚呼噫嘻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猶清和月中澣古滬縷繫僊史序於鐫鐵
盦之南窗

螢窓異草二編卷一目錄

瀟湘公主

紫玉

古塚狐

崔十三

白雲叟

遼東客

弱翠

考勘司

杜一鳴

酒狂

螢窓異草二編卷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

關中柳橋居士

瀟湘公主

侯鼎字仲鼎南陽人侗儻少年也與同邑邵生相友善邵故貧
惟仲鼎深知之二人遂爲管鮑交學文不就同入武庠蓋督仲
鼎之力焉仲鼎有胞舅莅任湖襄因署中經理乏人馳書召之
仲鼎將往而慮邵無以資生子以五十緡囑曰以此爲弓馬費
善自肄習來年兄歸可同赴武闈奪錦標也邵涕泣送之顏色
慘淡若悲不自勝者仲鼎爲之怏然淒淒就道恒以邵生爲念
抵舅任所衙務禁如亂絲仲鼎一一條理之半載甫能就緒因

思邵且欲爲圖南舉力請歸省舅不得已乃遣之仲鼎素輕財與皆不受仍以一僮一劍相隨囊橐蕭然絕不類已飽猪肝者舟抵淮上避風泊於小港是夕月明如水氣肅若秋仲鼎方倚窗閒眺適有艤艫巨艦逆流而南行甚緩舟中方夜宴簫管噉嘈嬌歌宛轉疑爲瓜步巨家殊不介意無何已至舟前忽聞人大聲語曰月色甚佳何爲行也亦當停泊於此言未竟諾聲如雷船遂止仲鼎聆其音絕類邵蓋時時在心者故一觸卽動也有頃笙歌頓止鷁首嚴聲有人先出避除曰貴主同粉侯出觀江景盍避之船中一時皆肅然頃臾異香馥郁飄越鄰舟撲人腦髓旋見紗籠數對自艙中出望之狀如列星卽有紫衣貴人烏巾犀帶儼若古之王侯攜二八嬌艷宮裝如畫圖容奪皎月

之光色甚殊麗侍婢十數皆衣錦繡設小榻累席重褥二人乃
並肩而坐仲鼎遙觀良久知爲鬼神然諦觀之下紫衣人面容
舉止酷肖邵生不禁大驚曰吾弟其死乎益因之注目未幾麗
者凝睇瞥見侯舟駭曰俗客在此胡不早言使人窺見官儀從
者當有罪乃艷然俱起入艙未久有人出厲聲詢曰泊者何人
舟子代答曰南陽侯相公將歸故鄉耳其人驚曰是吾家都尉
桑梓也卽入稟覆旋有貂璫二人來詰里閤仲鼎隔舟告之紫
衣人遽出船頭大呼曰吾兄今日始還乎固不意弟在此也仲
鼎審視果邵生益愕然邵請過舟仲鼎從之比入艙中則異采
奪目奇芬襲衣窗橫孔雀之屏座隱芙蓉之褥脩極人世華侈
仲鼎未及發聲邵一揮金鑪大作瑤笙錦瑟急管繁絃嘈雜乎

一時雖有言亦如充耳矣邵乃施綳再拜禮甫畢玉磬一聲八音俱寂卽伶工亦不知其安在樂闋仲鼎始得展詢詳詰其由邵微笑不答惟命肆筵相待曰且盡一夕之歡勿言舊事使我故人倍增忉怛也仲鼎益疑固詢之無如綺席張矣珍錯獻矣籩豆楚列殺核旅陳邵把盞爲仲鼎壽而樂音復發其響益繁盈耳洋洋前席者能不緘口哉無已就坐樽俎之品率多不知其名行酒皆官監仲鼎愈覺不安邵又曰吾兄非他人可令婢子來言次外樂盡停晶簾微啓早有麗姝十數輩皆殊色撥阮擲箏敲金戛玉各獻厥技奏於筵前繼又發繞梁之音作鷺鴻之舞於是飲酒樂甚而仲鼎則竊有弗願也乘間謂邵曰觀止矣尙有欲言請輟雅奏邵卽以素筵麾之餘音頓歇仲鼎因促

坐叩其顛末邵笑曰兄欲聞此當滿飲三大杯弟與兄爲竟夕談語已卽飛一觥來仲鼎慨然飲之連盡三爵曰杯罄矣可得聞乎邵乃盡屏左右祇留二小鬟捧觴已與仲鼎合席而醺始自述曰弟與兄別後竊思學劍讀書與吾兄成名當世因厭城市煩囂徙居表兄之別墅其地頗多竹木且閒曠可爲瞿圃乃以兄所賜之半構精室二楹而居之晝則馳馬試劍夜則簡練揣摩誠吾人藏修之所也今歲仲春旣望月色薄晦暮靄冥冥弟夜坐正將秉燭宵讀俄聞牖外小語曰貴人寢未音似巾幗中人啓視之則中官數輩皆著紫羅衫謂弟曰王與后將以貴主下嫁某等奉命特來奠除弟驚曰王何人也素昧平生何所見而以棣華相屬中官曰衡山大帝貴人豈不聞耶弟以生人

而爲神壻語近不祥乃固辭中官竟弗聽排闥直入鋪設一新然後去弟入視居室則書劍弓矢不知歸於何處唯有錦幔低垂繡几羅列今艙之所陳半皆吾家之故物向覺所居湫隘一旦雜陳諸物反憎其闊且未審從何運入卽弟亦至今不解禍福未卜靜以俟之又許時中官以甃囊至出今之所服者代弟服之又去許時引小鬟四人來皆五采宮衣執金蓮炬周視室內相語曰喜無武夫氣尙可以敵體鳳臺人言畢含笑俱返則又一中官忿息而來報弟曰請整衣公主至矣邵語至此又屏去小鬟低告曰閨房猥褻之事本不當穢清聽然兄知我者也故不忍於自匿因接叙前詞曰主將至弟遙睇之年可十四五風姿綽約天人也從婢益夥駕輜輶張翠蓋威儀甚都甫下車

中官令弟以臣禮迎謁弟有難色主旁一小鬟亟搖纖腕止之
曰王有後命以駙馬爲陽世其舊臣卽覲吾王亦行主賓禮况
與貴主爲伉儷乎弟乃退夫以匹敵禮相見小鬟輩擁主入室
弟始與主對坐近而之玉肌花貌窈窕端凝且羞澀不敢仰俛
首無一言適几上有楮頰未及收主微目之小鬟卽進曰主欲
與粉侯奪文壇選以耶恐赴赴僅能以矛戟見長未易辦此主
乃微哂弟恚其選以極管而起大揮一絕曰倚天長劍吐虹霓
一嘯何難退鼓鼙翻笑終軍無氣槩僅能弱冠脫雞栖弟蓋自
言其志也主覽之似覺目笑且與鬟耳語數四鬟乃告弟曰主
云詩則佳矣何催粧無麗句耶弟赧然因命鬟請之於主主不
辭卽命筆自題一章弟捧讀之蓋和前韵曰何事王姬駕彩霓
螢窓異草二編

丈夫猶自志征輦封侯無骨君須鑒且擲長纓入鳳棲弟諷誦
再三益悅服方倡隨間小鬟以紅巾拂几使弟與主並坐珍饌
自外入其氣蒸騰若新出於鼎鑪以小犀盃繫紅絲一綫如合
盞然其酒色甚赤飲之醲醲小鬟語弟曰此酒准令釀用之所
謂瀟湘之瀾瀾紅也主不沾吻弟亦不能引滿無何玉漏三滴
中官入促靈歸鬟乃代主脫簪珥鬆禮衣肅然告退弟與主歛
洽無異於常人第主性矜貴不苟言笑閨閣中蓋庶幾焉好合
之餘始自述其本末蕭衡山大帝第四女初封瀟湘公主年甫
十五耳侵晨鬟卽至起居於榻前爲主整衣易履仍捧之登輿
而去弟室中遂無長物一仍其舊卽弟之冠服亦不知其安往
已至夕復來則不再乘車中官亦不相隨唯小鬟三四輩夾侍

之主坐則共扶其肩主行則互持其腋以主之弱不勝衣也主耽翰墨典籍無不涉獵尤長於陰符謂得元女之傳迥非儀秦所習者兼善手談弟富之輒披靡良夜相對頗不岑寂如是彌月而禍作仲鼎聞邵言至此色變而起曰弟有何不測答曰兄姑坐待弟緬陳弟自與主遇飲食服御仰給於岳家日用既裕不免稍侈主每戒弟曰慢藏誨盜大易訓之君不可過疎弟不之信自恃其武猶肆爲大言一夕果有數賊入吾家弟猶未寢格之俱奔追諸野殺一人餘皆遁去及歸主適在室謂弟曰禍至矣亟首之官則可免叮囑而去弟以邑門旣扃坐以待旦昧爽往視之屍已無存妄意羣小欲脫累故徙之以滅其迹遂不關心且錙銖無所失亦何必足履公門事竟寢主至夕不來唯

遺囊寄以寸簡曰速至俟某處事猶可爲蓋知兄與弟契故令
往投良友也弟終不信猶豫至中宵弛然而臥鷄甫鳴而捕人
至破扉環室勢甚詢詢弟疑盜來復瞥黑暗中又格殺其一及
呼乃覺弟已無以自明矣邵言及此仲鼎甚驚毛髮俱竦懼然
曰弟無生路矣然則何以得免且至此地邵歎曰兄且勿驚願
終其說弟毅然出官具陳始末詎羣賊移屍路側反先鳴之于
官言宵行至某處有武生邵某持劍行劫殺死客夥一人掠去
錢物若干官拘鄰比又皆言弟暴富狀官反覆勘訊謂弟追盜
不合遠至于郊又不卽行控稟且拒捕傷差其爲殺越于貨無
疑義弟末由置辯竟論死比入犴犴拘繫甚苦及夜見主悄然
來謂弟曰不早爲計今危矣盍從我歸寧父母乎弟亦姑頷之

主一戟手桎梏盡脫遂相攜出獄潛至江邊中官早饒舟相待
今將一帆南去第不識何日再向故園歸耳言已淚下色遂慘
然仲鼎知其有異不敢復詰雖中心悵惻而強忍與言惟歎其
所遭之蹇慶其今茲之遇而已時將五夜仲鼎之舟因風駛將
發倩小僮數來敦請兩人不忍遽別戀戀弗已忽小鬟以一襲
至附耳白邵邵笑曰此豈足以報我鮑叔雖然亦姑爲之因舉
之以贈仲鼎曰微物贖兄聊備舟楫之費大德尙未酬萬一也
仲鼎欲辭謝見其質不甚重諒爲可受者遂弗卻天已將曙乃
執手嗚咽相視涕零久之始過舟邵仍送之篷底情話殷勤及
仲鼎反首再欲有言則烟水蒼茫邵之舟已渺一船皆驚以爲
遇鬼仲鼎亦爲駭然迫啓其囊明珠千粒價固萬金不啻始信

邵爲遇僊比至家未及卽裝卽詢邵生近況果以事下獄至夜卒且述其異死不於監而於門跌坐如生身旁有書一紙語甚怪有見之者竊言其畧曰曾參非殺人者乃以殺人告其母則眞殺人者也母不究眞殺人者反以傷差之故自戕其子忍乎哉今傷差之罪予已論抵殺人之罪誰職其咎夫虺蜴入室猶思碎之况盜乎盜移盜屍而証殺盜者爲盜官竟目之爲盜非故出故入乎欲求真盜則首盜者是末鈐巨印則故衡山大帝篆文也官驚秘其事而捕群盜遂究移屍之狀盡寘于法時邵之屍仲鼎父已具狀領出殮之以棺仲鼎欲覘其異啓柩視之則惟衣冠在焉舉家駭歎後數年仲鼎重游湖襄遇邵于途車馬儀從甚赫懷一兩歲兒與之曰敢果吾兄以此延先祖脉仲

鼎喜曰弟何時得此靈鑿物邵曰已兩獲其雄矣此其幼者唯
吾兄尙義故敬以相託遂付兄于侯乘軒而逝仲鼎懷之歸
詐謂己子使繼邵後及長以其產之半析之人咸誦其厚德而
不知實邵子也仲鼎自得邵珠家益裕聯捷武榜仕至協鎮一
夕夢邵以輿馬來迎竟無疾而卒邵生名承先字履武亡年猶
未冠同邑人至今猶惜之

外史氏曰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其侯與邵之謂乎方
侯別邵而去固不料其死及侯遇邵而歸亦不信其生究之
生者竟死死者復生神之力歟不可謂非侯之功何則交情
不深則必不遇邵不遇邵則一段奇緣誰與傳之後世哉侯
不愧于亡友邵乃不墮于良朋兩人之交於焉不朽

紫玉

句容民金二怙恃盡失有弱弟曰金鑪附學于近村年未舞勺
姣如好女每從塾中歸輒有一媼與之偕笑語之曰小郎君大
好相貌將來宜偶天上人世閭閻女兒恐非汝匹也如欲物色
老婦當爲執柯鑪時稚幼不解所言然聞其語頗歆羨如是者
數月見輒云云鑪終覩覩不答踰年鑪稍長漸通情事遇媼又
言如前乃赧然詢之曰天人在何許可容童子一識乎媼曰諾
予不可偕往爲子指南自往覓之倘有意可以語我因示以其
處曰距此三里許有桃花當門而植者其家卽是也語已分袂
鑪朝褰入塾卽詭詞以告師曰家外祖疾甚篤兄命往省乞假
一日師以其敦謹深信之鑪離近村雀躍而往至其處果有一

家紅英數枝掩映于門屏之內。鑪終少小突然徑入甫及闕側旋聞人聲譙訶曰誰氏小兒耶髮猶未燥便思作偷花賊耶鑪驚視之則一鷄皮翁年近古稀含笑自內出鑪本聰慧解人意毫無懼怯直前揖之翁以左手扶杖以右手撫其頂哂曰是兒來意頗不善鑪朗然答曰聞此中有天上人特來一晤亦何不善之有翁曰是又劉家痴老嫗多饒舌雖然來意不可虛盍從我入遂攜之入門草堂三楹面桃而建瀟灑無纖塵中列琴書饒有隱居氣象翁與鑪小坐卽呼紫玉將茶來俄見布帘半啓果有垂髫少女年齒微長于鑪以漆盤貯瓊捧茗而出鑪孜孜以視艷如出水之蘊風神婉麗娟娟動人雖童子無知亦不禁爲之眷注翁命玉酌客鑪竟茫乎不覺翁乃大笑曰情固生而

有種也因詰之曰汝見天上人此心亦卽少慰乎答曰心慰矣而願故未酬翁又詢曰必如何始滿汝願鏞曰得與若人處志乃足翁又笑曰談何容易旣而曰此事亦非大難汝能居此不返當令玉日與汝戲鏞欣然許諾無戚容翁乃大悅便出菓餌俾二人同食玉亦甚愛鏞喁喁推讓如賓主然翁顧而樂之曰阿玉得此庶不憂其憂憂矣徑任其嬉戲不之閑鏞夜則與翁同榻畫則與玉同游或鬪百草于花前或捉迷藏于月下疊肩交臂攜手牽裾雖無牀第之私不減倡隨之雅嬰年兩兩絕少爭心弱歲雙雙儼有樂趣蓋其天性然也居年餘飲食衣履一出于翕然而年皆漸長情實亦漸通眉目之間各有狎昵之意一日玉晏起隔窗纏足鏞從牖外窺之見其潔白如雪纖細如

錐嫩藕半枝嬌蓮一掬遂不勝情動遙謂之曰予得阿姊爲妻
此生實無遺憾矣語未竟翁自外入色似甚悲訶之曰嬖子不
可畜乃欲竊我掌珠耶鏞因踉蹌不安翁又禁玉不得與鏞戲
怒目相加將施夏楚鏞益懼託爲旋溺逃竄而歸及至家門閭
頓更景物非故垣邊手植小柳樹旣已合抱參天大驚亟款其
戶卽有杖者出應門品貌酷類其兄而年逾六旬似又非是因
詰以金家愕然曰卽予是也孺子何來與予家有甚瓜葛鏞乃
述其大端杖者笑曰何謬也予父母歿已多年聞有叔名鏞童
時赴塾讀書至暮不復已飽于豺狼之口故生子不令就學田
間以老叔卒于某歲距今已七十年卽令尙在亦旣八袞頭童
齒豁矣豈猶婉孌如是哉鏞不信之猶力與之辯金家壯者皆

杖者子孫行聞之怒曰何物乳臭兒來冒人祖公耶欲飽以老
拳鄰翁亦八十許人聞其闢乃自籬落窺見之遽出呼曰是誠
有異汝曹不可妄爲因語杖者曰若叔於我同塾面容猶能彷彿
此兒頗相肖得無若叔遇僊乎杖者曰嘻以何爲質而信之
鄰翁曰子稔知其脇下有黑子狀若七星長者以爲僊人相如
有之當是若叔可無疑鑪卽袒以示之果符翁言且述兄嫂行
事及面龐纖悉俱合杖者乃率衆羅拜以爲真僊鑪亦自笑而
不信姪乃延叔入家門鄰翁與鄉里戚來造訪話幼時事宛在
目前直至夜深始散去鑪獨寢一室鼾睡達旦晨起覺頸下有
物捋之則髯長寸許白且如絲乃大駭身亦暴長與成人相埒
不勝太息曰久居僊境長若嬰童今處塵世一宵鬚髮皓然無

怪乎碌碌者之易老也遂不別姪而行仍詣翁處則滿目松楸
無復宅第方躑躅間俄見曩昔之媼蹒跚而來心乃大喜直前
揖之媼茫然竟不相識鋪又自白其名媼粲然曰使爾中壽爾
墓之木拱矣何以金家小郎子誑我耶鋪又剖悉言之媼笑誦
毛詩二句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痴老子揖我豈尙欲煩我作
伐乎鋪歎曰子髮如此其種種何心奢望但得附僊人驥尾或
能長此蒼蒼亦幸耳媼忽正色曰欲覓仙緣當求佳偶良姻尙
在子不可自隱厥志因出紅綾丈餘付之曰持此向東南見有
林木望空拂之其人固宛在也鋪究以耄老爲嫌媼袖出一鏡
照之曰汝又童矣視之果翩翩少年自拈白髭倏已盡禿益大
悅向媼再拜媼與鏡頓失所在因如其教行未數里果值平林

鋪亟以帕擲之中裹一物及地忽化爲麗人掩笑整衣寶紫玉也驚喜如狂急前把袂玉哂曰水上人始終無賴強主婚姻令人頗不可耐鋪又拜而乞憐玉甫與之握手東行數百步恍如雲霧旋得一巨宅峰環水繞棟宇巍峨未入早笙樂大作翁與十數人皆吉服出迎不再齒及前事惟盛張錦筵舉行嘉禮鋪亦由此辟穀得成地僊後數年降乩于其族中補叙其梗槩如此且附以詩曰情緣引到洞中天再履紅塵已惘然鏡裏長春無白髮枕邊短夢少青年瑤笙不羨秦樓鳳錦瑟羞揮趙女絃直上雲霄最深處幾回含笑話桑田嗣是不再降壇旬日事傳白下

外史氏曰人謂僊家日長人間日短固已然以七十餘年僅

博得山中一歲其多少尚可數計哉幸而邂逅乃得成僊使
竟居此不復不幾以十數齡之黃童轉盼爲八旬餘之白叟
其去夜臺猶有幾日耶余因謂僊家日短究不若人間之日
長

隨園老人曰幻極矣而言之若鑿鑿可據生龍活虎直令人
無從着手

古塚狐

易州之西有古塚不知幾千百年無碑碣亦莫詳其姓氏俗以
爲荆卿之墓疑卽當時以衣冠葬處也一日有鄉民送妻歸寧
夫婦各跨一蹇衛道經塚側婦因來路已遠頓思渡便乃棄乘
趨榛莽間夫騎正駛莫之能知行半里許始覺相失在後乃駐



俟之久且弗至心乃疑亟返轡踪跡之則唯有所乘之驢散齧于草際人竟渺然夫太駭冥搜羣畔見婦之衣袴紛挂于蓬艸蔓草間時正有狼患疑其已飽饒口遂收其遺服慟哭而歸乃婦實未死方沒畢而起俄聞人語紛拏有二隸自塚中出鬚毛如蝟狀甚怖人直前欲執之詈曰何處狂婢穢我正人門庭繫之去敲扑無恕婦驚而奔衣縷忽若蟬蛻不轉瞬既已自禪婦羞縮不能步隸迫益急不得已而伏于叢棘以冀倖免旋聞隸笑曰只此足以辱之母苛求言已寂然婦究不敢出匿跡終夜肌革盡傷及曉不能歸返索故衣則皆烏有正惶急欲尋死所適行人數輩策蹇而來至其前見婦白身狀若瘋癲因驚詢其故婦乃忍辱背告之雖能少掩其私然而尻骨之隆隆臀肉之

纍纍莫不瞭如觀掌幸衆中一人聞言駭曰是予妹也亟解衣
使蔽其體婦始敢迴睇則其兄方奉父命來速妹初不意相值
于此也婦不禁涕出兄乃以所控之驢載以遄歸且馳告其夫
使釋厥惑後人時見有二狐出游于塚上其色蒼黃執之卽不
見乃知婦所遇者蓋卽此耳狐豈有慕于高漸離之義而爲悲
歌者特保其塚歟噫亦異矣

外史氏曰村婦無知擅污高士之體裸而辱之狐亦善解人
意矣猶憶少時聞諸父老云直省多平屋每值溽暑民家之
婦女輒寢于其上倘逢陰晦或與龍交嗟乎彼何人斯褻衣
且不可以嚮日乃敢露穢于星月之前龍非性淫特以懲創
之也有家者不宜知警耶

崔十三

杭人有賣海鮮者其名曰李念一酒酒而漁色尤好龍陽君雖產僅中人而耽耽逐逐惟此是求妻子之飢凍弗恤也同里崔十三恒依之十三年僅成童貌逾好女母早卒惟父在又以病廢家綦貧以故念一嘗拮据相助冀圖片刻之歡而未遂所欲焉蓋十三聰慧善揣人意中事雖以家寒親老借潤匪人而刻意防之守身如處子念一遂不得染指癸未夏念一以事如海寧往返數日程力請于十三之父欲與十三偕意固將決一死戰也十三之父不欲曰童子何知君亦自往可矣念一益固請而十三弱卽好弄樂于遠遊又從中慫恿父不得已而遣之濱行密語十三曰若人素有輕薄名兒之家倚之不得不聽汝往

但以全璧去以全璧歸吾可以見先人于地下兒亦可謂克孝
矣否則我也或不能知而鬼則知之必不容汝入崔氏之廟
十三領諾卽辭父行鄰比多有竊笑者以爲崔父貧病失心特
置子于虎口之下其不被啖者未嘗有焉乃十三自負已智欣
然與念一同舟與之飲則飲與之謔則謔了無畏忌卽念一亦
自謂魚游釜中矣舟行至暮十三出篷底閒眺時念一酣臥未
暇相從十三目視水光波流倏忽上下愴然曰人不自立瞬息
下流殆與此水無異耳有觸于懷因竊念曰今夕與若人同艙
彼若以力將如之何豈我一嬰童而能與壯夫相抗哉且適聞
言語涉邪幾于矯手頓足我果何策以禦之籌思無計因而自
悔方且四顧徬徨漣然泣下忽上流一扁舟御風而行載一中

年婦與一少女狀類母女女蕩槳而母搬罾殆漁家也舟行將近少艾顧十三而笑曰個兒郎隻身如葉陷于泥沙能效我遠避狂暴耶同病宜憐母不可不有以拯之婦亦笑曰兒之言可謂既登彼岸不忍溺人者矣況是兒亦孝子不宜坐視乃卽懷中取一冊其巨如掌僅十餘頁裹以他物投之十三曰孺子得此可以保身矣舟如奔馬十三驚顧之早已相去里許輾轉之頃帆影已沒十三幼從父讀頗通文亟啓其冊而閱之則皆閨中戲術無他奇十三乃攢眉曰子焉用此嫗殆給我爲笑乎旣而思之若運以機智術亦良得遂秘之袖中而念一已醒遽呼十三十三入詰以焉往答曰適在鵲首觀江景耳念一乃笑曰以汝之容光不懼蛟龍攫去耶因又嘻嘻言曰今宵能共榻當

以所得之半贈若以贍親不然三尺水卽汝安宅將葬爾于江
魚腹中不得復返矣汝父老病詎能向我索人言之咄咄相傷
十三聞之甚有懼色頓憶冊中移燈就火之法頗可以濟燃眉
乃朗然曰兄之愛我苟非木石皆知感但子穉年不諳情事且
畏羞倘得沉醉任若爲之子亦不惜此身念一大悅慨許之自
出登岸行沽十三亟覓楮穎就燭取冊觀之則急口令耳凡三
令舉十數言備極男女狎昵之語且令曰能誦如流水而無笑
容者乃免罰十三一一書之于牋而自爲默記亟藏其冊未幾
念一復入置酒將飲十三曰無令不歡且今日之事更非可默
然相對者昨自隣家得口令數行頗可以司觴政請與若行之
念一自恃捷給毅然而應之曰諾卽各滿引三爵索令共觀十

三又曰若年長我一倍必不予欺如不遵予令而索于歡子盍
赴清流誓不汝從念一亦允之無難色十三始出令相示約以
一大白念一甫寓目已笑不能仰十三又自請先行每一發聲
更故作睥睨以動之念一之情已蕩心遂無主不得已而亦誦
之未及一行早已粲然十三執觥行罰又不姑恕再誦又復如
是三誦益不能成俄頃之間連釂十餘爵念一既已既醺遂不
作他想誦之愈急愈不能如令漏下二鼓念一竟玉山頽矣十
三又連勸二盞已不克啓吻知其深入醉鄉心始少放此盞以
所欲蕩其心復以所難箝其口不必滅燭徙薪而烈釖頓熄管
子所謂因禍爲福者也十三旣以智醉念一別無憂虞方能拂
揚就癡忽聞彈指聲自啓艙門視之燭光之下一人掩笑而入

迴顧焉則頃者所遇之少艾耳喜而致謝兼叩其突如之故女笑曰恐君未易辨此故來相助一臂今旣潦倒此夕無慮矣明日敬效吾法必當有驗十三始得諦觀女貌淡艷幽妍自覺形穢殆天人也十三情竇已啓適與念一戲慾火久熾見女反身欲歸乃笑而留之曰姑少坐容我酬恩其可乎女覺其意微哂曰子尙已躬不閑猶妄思魔障人耶飄然出戶倏忽遂不見十三驚詫良久復取其冊展玩之倦極而眠不覺東方之已白晨起視念一兀自矇矓且被酒不能起乃甘言以慰之曰昨夕所飲無多兄乃酩酊若彼冥然漠然深爲弟憂言訖巧笑承迎念一究不晤其以趨爲避之計是日也念一病宿醒至夜方愈遂誓不復飲十三亦不能強乃用冊中反客爲主之謀挑之以言

曰兄今者深爲酒困不可再有所戕客夕之約能姑俟之異日乎念一側首以示之曰不能十三曰予昨者亦爲情擾竟夕不眠此時亦憊甚矣兄能容我小憩夜深自來就兄弟信人決不爽約念一弗卽諾十三又曰否則兄來就予予當假寐以待但不可著衣驚弟使寤則忸怩或至於妨命亦未可知念一又不禁色喜輟然從之十三密索於艙中得短挺長可尺餘藏諸衽席之下竟與念一分榻而臥而潛擁此挺於懷中挾持利器念一固不及知焉愆熾情炎反側不寐傾耳卽聞有動聲知十三已入黑甜急不能待遂悄然以起白身輟履往就之潛啓其衾亦不之拒且膚香襲人情益莫遏方將共枕擁持而十三之身忽已轉側向外仍復鼾眠念一如其所教不敢驚因解屨登榻

自趨裏牀乃身甫貼席而十三若夢中忽覺者遽呼曰可人來
乎以巨物少避中堅直擣後隊肛門皆破幾及畢九其痛不可
當而前徒之精銳者不覺倒戈莫舉矣念一痛極大呼而手足
儼如縛束許時十三始僞爲乍寤之狀顧而視之殘燭未盡因
急藏其挺佯笑曰是吾兄耶予適夢與美人戲彼嗤我無偉具
予於暗中摸索得一物頗麗壯因以戲之不意兄至夢藝無知
負罪良多矣遂故爲親昵欲與爲歡念一驚定痛生外腎似有
浮腫厥臀更暴疼如割不及問鼎喏喏而退呻吟者達旦此又
閨人與女伴相戲乘其無備而中傷之策也念一始疑十三謂
其有心規避乃十三夙興卽起奉事益謹言語益甘儼有呵膝
舐痔之意念一疑復少釋第負重傷損及不毛雖仍前不悛亦

幾於用武無具矣忍痛二日已抵海寧扶杖市中索其前逋信
宿而子母皆得十三思歸促之啓行念一亦不獲就延遂復登
舟創亦漸平色念復動初由不敢卽遲將及杭界忿然曰此行
實爲是人非祇圖彼萋萋今去故鄉伊邇而志不克遂何以生
爲雖潰爛而死亦命也務畢吾願而後已然亦竊疑十三遂陰
謀亦欲醉之使其無能脫賺暮泊鎮市浼戢人沽酒割雞而已
仍前作狼狽之狀乃十三聰覺者也早已如見其肺肝因取冊
暗中覽之又得良圖名曰移花接木其法用圓竹一節滿貯蒜
汁而以生麪和膠封其口密置衾底臥後先潤以津務令如脂
如韋無少窒礙彼來故不予以門戶俟澆之再三然後自爲指
南急以所備者目前而後承迎之膠着熱肌固結不解汁浸厥

物痛入心脾誠懲淫之奇計也然須預伏白刃防其反噬以爲不虞之備十三得其術心益喜覓之舟人得膠少許惟竹不能猝辦忽於楊側獲之則固念一所截用以貯其碎金者因笑曰卽以其人之物還治其人之身大快大快遂一如其教而預儲焉念一又茫然不知及昏歡然共飲托醉先眠布置已盡完密俟其至請嘗試之念一果暴痛如觸蛇蝎亟取燭自視則纍纍者雖故偉長然已代之以竹矣急以手脫之又牢不可拔媿忿交集將致命於十三而十三早挺刃而起數之曰汝覷然人面而務爲狗彘行敗人家風汚人子弟罪已在於不赦汝數數誘予加以強橫予念同鄉久契少懲於前汝不知洗心滌慮改絃易轍今宵仍萌故態予因聊試小術俾汝革心竟乃迷而不悔

怒目視于子已置身度外不復作桑梓之想矣言已欲自刎且號呼殺人盈艙鼎沸同舟共泊者皆驚起須臾畢集視二人則裸如也知爲逐臭之姑爭笑而詢之十三且泣且訴歷陳其狀衆皆咋舌以爲奇環矚念一旣已面無人色痛不能言戲視其腰則松不生於腹上而竹乃產於臍下遂不禁鼓掌大笑爲之鬨堂又無人屑於援手唯舟工懼其隕命貽累於己始代爲脫之盡力而後落其必擁腫不中繩墨可知也衆命與十三胥着衣纓而後以正言責之念一俛首知罪客中有尙義者將代十三鳴之官念一泣懇數四衆又爲之居間始令具一伏罪狀而以所得所有者盡以輸之十三聊示罰過之意達旦卽驅之罄身離舟另覓小艇歸里永不許攬十三家橈則執狀赴縣衆將

鳴鼓而攻必不恕念一一敗塗地莫敢與爭遂垂頭自去抵家
猶臥床蓐者匝月蓋淫心亦旣少戢焉舟中人以十三爲智咸
愛重之競市酒殺相餽問乃十三深慮念一恐其報復心欲過
歸無如距家僅一日程而風色少逆至夕猶泊於曩昔遇女之
處十三心識其地乃笑曰黃石公猶在乎報韓者已歸可以從
赤松游矣及寢有人欵戶徑入視之則贈書之媼也喜極趨迎
延之坐而謝之媼謂之曰憐子純孝是以相救今日子之恥已
雪而我之事未終故深夜特來與子議十三無難詞直諾之曰
再生之恩無不如命媼曰子居此水數百年縱橫自得近有無
知孽妖強欲奪吾宅兼思勦吾女故邀跡他鄉且多構奇策以
禦之其中利害尙有甚於子所行者幸爲龍主鑒察屏渠遠方

并召我母女前此邂逅正予旋歸之日也因自奇其計遂以授之於子果得免患然予有女在不遂遠游意將委之於人非予不可倘得子之金諾則我可脫然無累往朝南海成其正果矣十三聞言喜出望外亟以壻禮拜見媼大悅起曰今夕頗良可使迫吉者來事夫子遂忽忽去未幾侍婢數人捧麗人自外而入裝飾如貴家絕非向之落魄者比晚之果卽前者少艾益慰所懷于是歡欣與語女終靦靦不答其母又來促之寢乃屏燭下帷解衣同夢海棠濕雨杜鵑啼春竟不知夜之幾何昧矣爽媼卽至贈壻以赤金二笏曰多與恐汝不任然已可喫著此生矣徑留女自返女亦不甚流連粧訖輒與十三對坐他人往來皆莫之見卽十三亦倏然不見其妻乃怪而問之笑曰妾實

神人彼齷齪商又烏能見子哉將至鄉里女與十三謀別舍于外而使十三馳告于父曰舟中皆謂兒智有客願以女嫁兒兼贈重金彼適有遠行不獲親來講姻誼先遣其女于歸矣敢請父命崔父聞子言念一事喜其智足衛身不負父教因慨然許之草瓶婚儀令子迎婦歸始合卺焉鄰比聞十三完璧而歸且知念一爲所傷病不能起皆歎息以爲異竟不疑女之自來女事翁孝事夫順理家有則且以藥療崔父之疾病良已十三又出金置產儼然素封夫婦承歡數載父歿遂棄其業不知所之唯念一尚在則已貧病交迫家無斗筲矣

外史氏曰余不矜十三之智而矜十三之孝且不爲十三幸而每爲十三危何也向使不遇授書之人則十三已爲砧上

之肉雖智足自衛又烏能出庖人手耶抑安知非天鑒其孝
陰令賢母女爲之造謀俾其全璧歸趙哉故貧家之子弟與
其學保身之十三毋寧爲不輕身之十三苟無十三之孝念
一將飽飫秀色而歸矣豈僅作門外漢竟至焦頭爛額乎孝
矣哉十三危矣哉亦十三也

白雲叟

錢塘山水爲天下之冠聞者多不能游恒引以爲憾幸是邑者
又以 功令森嚴簿書况瘁鮮克與湖光山色接晨夕盃酒之
歡亦宦游恨事也臨清盧之椿以孝廉銓補浙省去錢塘僅咫
尺地乃爲公務所羈卽有事謁院亦倥傯不及一游每抱昌黎
滕王之感盧有幕賓失其姓名號曰白雲叟異人也居恒輒謂

盧曰大丈夫得展驥足出宰百里苟非名勝之邦斯已耳脫遇
六橋三竺之勝不能駕一葉之舟與畫船簫鼓競逐于湖上則
不免唐突西子矣盧深領其論然以密邇如蘭亭接壤如耶溪
猶以一官匏繫不克身親而西湖又安望哉期年叟忽語盧曰
君有湖山之興乎明日撫公檄下使君繼樂天坡老之任矣速
理征棹可遂壯游盧以瓜期未及且政聲未登卓異不信叟言
詰朝方據堂理事果有隸以紅牋至則已調補錢塘令矣乃大
喜服叟先見因與之謀曰君言雖中我事倍前三鼓放衙五夜
退食晦猶奔走于道路明即偃僂于戟轅即有淡粧濃抹者可
能駕言出游以適我願乎叟微笑曰君自不欲暇耳果能槩從
吾言即以孤嶼爲家以冷泉爲室以淨慈靈隱爲客座以兩峰

一水爲園亭吾未見有廢事也盧猶未信及攝篆者至乃啓行
抵杭履任三日叟卽請于盧曰湖船已具來朝當與君徧游佳
勝盧訝曰新劄初試游亦未能我與君皆有所司何暇及此且
令上官聞之彈章將不遠矣叟笑曰子固謂君不欲暇也事果
有礙予豈敢以孟浪貽君憂盧曰然則君將奈何叟曰君無漏
言翌日仍戒輿馬飭吏役起居如常予自能偕君一往盧愜悅
不定姑諾之次日午後盧方出衙署將謁撫公忽輿側有人啓
曰白雲叟先生敬候盧不自由身已降輿見騶從十數擁一小
轎車趨迓道左執事甚恭亟引盧登之歘然遂發疾如風雨不
轉瞬卽出錢塘城門盧心竊訝焉自計未竣公事卽作嬉游益
非善策然已無如之何甫至湖干果有大游船艤以相待盧方

下車叟忽從篷底出俛其登舟卽握手笑曰吾兩人皆有代庖
贖此閒身不妨作十日遊也盧茫然視其船蘭檣桂楫華美異
常驚愕者久之及入艙中早有歌兒數輩明眸皓齒朱履鮮衣
趨蹌乎左右盧顧問叟曰此輩何來答曰廝養也旣坐綺席高
張珍饌雜進放乎中流且行且飲又有美人四五皆妙選羽衣
星璫麗容稚齒自簾中出爲主人捧觴盧益莫測所自詢之叟
答曰家樂也盧因笑曰先生館穀於子頗亦指据作客未聞有
此今忽紛致佳麗誠所不解叟微哂曰君視寒士如死灰竟不
能一燃耶適遇賢地主舉此以贈不敢獨享因願與君共之何
以疑爲盧默然酒行數巡已至湖心亭因捨舟登眺亭中早設
錦綉盧與叟藉地而坐觥籌交錯歌舞前陳遙望游舸如蟻泛
螢窓異草二編

泛於蘇堤之下或聽鶯或觀魚或憑欄而懷古或卽景而敲詩
前囑後于左絲右竹簫管浮水珠翠迷烟而南北峰之變態旣
有萬千西子湖之澄波又復四映誠人間巨觀也盧至此百慮
盡空一絲莫挂唯與叟浮白痛飲良久叟又邀盧過岳墓繞南
屏訪幽於林逋宅邊探奇於蘇小塚側侍者皆從香風里許見
者以爲神仙中人少焉月升於東照徹萬頃游人盡返盧亦思
歸叟笑曰約以經旬何遽欲返棹耶盧曰其若官守與衙務何
叟曰渠自能辦此我與君不消逆慮乃不聽盧仍返舟命泊於
絕勝之處對月張筵開樽重飲清謳艷舞眩目醉心直至酩酊
始寢凌晨又換小艇不携裙屐尋幽索勝靡所不經每至一佳
境卽有人設飲亦不知其誰何暮歸仍宿於舟中衾褥之華供

具之備猶勝衙齋遠甚但不遣美人侍將臥卽紛然各散莫解其焉往私以問叟笑而不答自是終日泛湖或巨艦或扁舟山行以騎陸行以輿淡旬而足跡殆遍盧亦沉酣其中樂而忘返一夕又飲漏下已三叟忽謂盧曰攝事者過勞我輩盍暫歸盧曰門扃矣歸恐不獲叟曰姑盡三爵有子在乃以巨觥進盧相對大酣盧不覺沉醉隱几而臥及醒而轉側則宅門已發梆矣張目審視身固在書室榻上僕役趨侍徑起著衣人亦不以爲異時宅眷猶在舊治無可與言方盥濯有小童奉叟命以一冊進曰邇日之事略具其間請公強記之庶幾應對無失次盧草草一覽恍然曰嘻予前此殆非身往也因秘而不宣仍出供職照所登者行之百不失一及謁上憲見同官皆嘖嘖贊其明敏

已亦竊笑乘間以故詢之叟終不肯言嗣後時一出游或三日或五日雖不若向者之久而樂亦無殊以故山水之勝迹靡所不探盧以其事近怪卽親知無敢少洩未幾眷屬至仍游如前年餘甫向內子私述之驚曰無怪乎有時如木石也君自履新任多宿外寢妾往覘之昏睡若無所知舉撼之亦弗能醒心竊懼焉以爲執掌所致侵晨卽起蒞事如常又復索解不得且聞僕言某先生亦恒如是今而知此中有術焉然宜慎之倘去而不返妾將奈何盧亦微笑而罷由是事頗漏於署內人多窺測叟遂不再相邀盧請之亦不攜往唯曰恐夫人滋懼也又兩月盧以循良驟擢州牧叟乃請去曰西湖已有東道主不再司君刀筆矣強之行終不聽遂爲買山於湖上築茅而居未數旬卽

遁迹不見盧至州治所屬有邑丞明察吏也忽得奇疾鼾睡輒
竟日至夜深始醒則曰予病矣爲眞君召去代紀錢塘縣事煩
劇殊不勝明晨仍須一往言已瞑目雞未鳴早入黑甜人皆以
爲異旬終乃愈後竟不時舉發一臥數朝幸不甚久然叩其顛
末則曰眞君囑予勿言言將有禍暨盧下車丞來庭謁視盧之
左右皆若熟識且能舉其名盧聞其異與己符乃屏人與語曰
君之越俎以代者實我也君才什倍於予行當薦剡必不使久
屈於下僚因言其異相視駭歎丞果藉盧力遽綰銅章但不識
爲叟捉刀者又何人耳

外史氏曰長才屈於短馭疇能試以鉛刀雅史困於蠶塵鮮
克見夫島嶼叟之此舉可謂兩平其憾矣尤喜其爲幕中人

揚眉吐氣不致以寒酸之態見量於肉食者流不然雖與之
游安知不謂爲彼之福而非我之力耶流連再三輒爲之喜
動眉宇

隨園老人曰功名與邱壑相左祇爲不能分身耳果有此術
卽爲五斗折腰亦所不辭矧夫出宰名都坐膺厚祿乎搢紳
先生有山水之癖者能不神往於斯人

遼東客

先大父宦瀋陽時遇一僧狀貌奇偉談吐有豪氣不細繇流而
自額以上肌削皮瘠嗒焉若喪其骨怪而聞之僧亦不諱蓋當
國初海內甫定宵小之徒聚於萑苻者尙餘什一僧固其間
之渠魁也聚黨十數某執牛耳某次之僧又次之下此者咸聽

指揮伏於遼東道上行劫者屢矣一日有販珠貝者結伴十餘
來自海上所攜皆值千緡暮投旅舍屋數楹寥落無他物惟一
微困置屋隅則故盛米者也客視之俱不介意衆中一人貌聳
而神清負一劍斯頂不釋俯而窺此困微哂曰噫鼠子之死期
至矣衆未及詢以爲李斯之偶有所見耳將寢此客忽言曰今
夕當有胾篋者諸君不可以不備衆愕然始詰其故客乃剪燭
擲扉移去其困屋隅有巨穴窺之深黑其中洞然并歛其困而
驗之儼一無當之厄實則盜所從入之徑也衆皆震驚謀欲徙
客曰徙果能免乎慎毋恐有某在此必不使君輩喪其寶因命
衆枕質而臥卽震響亦勿張皇已乃撥矮几坐穴側帷燈仗劍
屏息而伺之衆亦股慄不能眠假寐以待覩其劍光芒射一室
螢窓異草二編

凜然不可以近誠利器也乃傳舍主人果與僧等劇盜爲表裏
奸見客卽往馳報羣寇畢集將俟其寢而襲取之客舍之後地
勢卑下兼有坑坎深丈餘匿空旁出疊土爲階以上通其隧蓋
皆盜所預構者於是盡入塹中然後議進其首賊以爲無患毅
然先登約鑽至穴口有聲如裂帛其人早墜於隧外撫之腥血
汚掌已失其元舉大駭低噪有風人心惶惑而盜之舊規長者
亡次者必繼某居僧上義不容辭逡巡而復登未幾又隕則頭
顱亦棄於室內盜皆大譁繼之以入者非僧誰屬僧於此時神
氣沮喪欲不入而不能欲入而又甚恐前車旣覆後車仍往其
心惴惴無已始奮然入隧趨起良久彷彿有光旣達穴口不敢
躁進窺探倉皇旋覺寒氣侵肌毛髮盡豎戰戰然欲返而慮爲

人嗤姑以首爲嘗試甫露其頂未及眉曉恍若有物如冷雪澌沃其腦早已冥然無所知而身墜矣群盜燭之聽門以前天庭以後削去者三寸而人尙微餘殘喘後無繼者從賊大潰僅昇二屍及僧去僧至翌午始甦敷以藥半載乃痊因慨然曰草木餘生不可再作孽矣亟散其衆出家於某寺中後數年邂逅傳舍主人詰以客之所爲始得其梗概且言某某之首次日客行亦不知其所在室中亦並無血漬唯目予而笑曰夕來多感玉成異時當有以報言訖徑去予亦懸懸者數月今幸無恙再不敢與盜爲緣矣僧聞主人言亦爲之三歎嗟乎客其劍仙之流隱迹於負販者乎僧遇先大父時旣已六旬此其壯年事也比及先大父秩滿回都東道之民竟有夜不閉戶者而行人之無

虞又何待問哉

外史氏曰使盜盡殲於隧其奇必不傳仙其留意於是乎不然人皆及肩此獨摩頂何不擊之胷中耶卒之猛放屠刀遂登彼岸非藉慧劍之力有以斬除貪痴烏能至此當爲之勝曰決其二以示威留其一以警衆仙之意深矣又舊傳一婦人子身夜績有偷兒穴壁將入婦聞聲起視賊已仰臥隙中濡首而進婦覩之笑曰若欲眠耶不可以無枕乃以紡磚藉其首下賊遂不能進退挺然於穴隙間天明呼鄰人執之送官噫此婦之智亦客之流亞歟

弱翠

固安王立猷以長才屢中副車年三旬猶未售也居恒輒鬱鬱

不樂庚午復入場屋考事既竣以母病過歸未遑候捷音抵家
母亦小愈王親視湯藥棘闥之事固未嘗去心一夕母寢細君
亦倦臥王獨坐誦頭場三藝津津不自勝慨然曰如此佳文擲
地當作金石聲豈朱衣猶不肯肯耶語未竟聞牆角啞然似有
竊笑者因大駭疑爲穿窬而笑聲嬌細不類衣冠者亟起往視
之則一二八女郎眉目如畫碧衣朱裳手拈菊花一枝冉冉而
去忽不見王詫爲妖心甚怖不敢復誦遽就寢閱兩日將近揭
曉興復勃然篝燈展卷孑然一室之中恬吟朗誦刺刺不休女
郎跼然而至匿笑入室直前以柔荑掩其卷曰如君此等文止
堪供覆瓿用耳猶絮絮不置聒人好夢耶王大驚燈下視之容
光滿月鬢髮如雲誠絕色也心雖悚懼然夙以名流自負竟見

嗤於婦人女子意甚不平因起而揖之曰卿亦知文耶恐覆瓿者正未易逮此女郎微笑曰以予聞之將毋同王益不忿徑牽其以使坐曰試閱吾文如此黃絹幼婦而不以桂枝相許姁娥真盲矣女郎坦然就坐仍笑曰姁娥不盲君心自盲耳即取案上丹鉛批閱之嬌波不瞬纖腕不停鉤之勒之不須臾而三藝皆徧末署八字曰桂林半枝掇取爲幸王見之於邑無色取而視焉披竅導窾無不切中乃悅服亟請其名女郎笑曰若當執贄爲弟子何汲汲詢人姓字耶王又固請乃曰成氏小字弱翠家固與君伊邇也遂與王談論古今文藝皆一一能指其瑕瑜王益心折因索其吟咏卽以手中菊花爲題翠援筆疾書一律曰採菊東籬學隱淪指尖猶帶露華新奇擎掌上鴉黃淡笑數

風前鳳嘴勻摘去秋光寒翠袖分來佳色艷羅巾不因把玩香
盈手錯認金釵欲贈人王流覽再四贊曰清新秀艷香奩集得
未曾有翠又笑曰此與君文差堪伯仲不意俱蒙謬賞王大慙
欲留之宿辭曰與君爲文字交則可若及其他君家牀頭自有
人誰能保醋娘子不攢眉耶言已徑去旋失所在王心竊愛慕
之每夜獨居以俟其至而跡竟杳然數日後通邑喧傳某州中
某某縣捷某固安祇一副車詢之則已也益服翠之藻鑒不爽
至夕私具酒菓屏人孤處祝曰翠娘子盍惠顧乎語甫畢身後
吃吃有笑聲迴視之則其人已在室中因延之坐謝曰法眼不
差卿真我師也翠曰倖中耳豈真先見哉乃並坐歡譙翠漸忘
形夜旣深猶未言去王遽挽之就枕歡洽之際退避逡巡猶然
螢窓異草二編

處子也翠因歎曰本圖與君爲嚶鳴今乃與君爲伉儷筆墨中亦有魔障信乎女子不可多事及曉乃去自是無夕不至踪跡詭秘王不言家人亦莫能覺一日謂王曰妾家距此祇數武而君竟不一謁丈人峰似亦缺事王曰然卽挽其攜往翠曰君明晨託言訪戴步出村東妾來導引乃可行生從之詰朝具衣冠趨赴村外翠果相俟於野見王曰來乎王曰來矣奔就之翠卽袖中取紅巾爲王障面笑曰請耶移玉王舉趾如蹈敗絮柔不勝履心甚恐勉隨之行有頃聞翠語曰至矣揭其巾則竹籬茅屋風致蕭疎早有一老翁扶杖候於門外見王拱揖曰遠涉勞苦翠指而告王曰此翁也王視之龐眉古服矍鑠非常遂執子壻禮翁遜王入草堂數椽絕修潔似無烟火氣寒暄畢卽有垂

髮女童捧茗至酌之清芬茶已翁乃謝曰小女子幼失所恃
然無依今以之累君子老夫慙甚王唯唯遜讓翠卽起入內躬
親治具咄嗟之頃殽核羅列王起執琖爲翁壽翁亦相酬交酢
甫畢翁呼女童曰請姊來王郎非他人也翠果含笑而至促坐
共飲翁因叩王塲中作王慮爲翠嗤囁嚅不敢言翠笑曰父勿
問好煞亦在孫山外矣翁怒之以目曰此豈事夫子之禮耶翠
乃默然酒旣少酣翁指庭際芭蕉丐王珠玉王酒後興豪頓忘
掃眉才子在坐遂口占曰清陰如柳碧如苔翠顰黛曰儼不於
倫著想妙在能俗王不顧又吟曰伴盡紗窓翠色裁翠掩口曰
前旣溝中着泥此眞水面拋石矣蓋譏其欠通不通也王有愧
色乃不復作翁強之沉思良久始續曰剪剪春衣秋雨裏結句
螢窓異草二編

急未能就翠巖曰子已代郎得之矣因朗吟曰綠毛獅子到塔
來言訖大笑翁亦不覺粲然王不堪其謔變色而起曰妻不以
我爲夫子何能居此翁亟謝過王不聽拂衣出門則四圍青山
茫無人徑莫能識其來路矣正棲皇間俄一牧牛兒獨驅駢犢
橫笛而來王亟逆而詢路兒曰若非我家新壻耶何惶急至此
王因憤訴其故兒曰歸無難但乘我牛背可返也王勉從之兒
令王瞑目彷彿行雲霧中不一刻而抵其家王張眸始知爲村
外遂棄乘兒乃辭去王挽之間其程答曰君所至者四川峨嵋
山也因以川連一裏貽王人與牛皆不見王駭然歸家亦不宣
言竊自憤曰夫不若人匹婦猶以爲羞况女中之仙乎於是深
自刻勵下帷苦讀期年業大進自取前作玩味久之笑曰予自

視亦如藕矢矣益奮厥志而每思翠不置究不復來壬申竟魁
于鄉癸酉復捷南宮在京候職旅邸正無聊賴翠忽舉簾入王
驚喜起逆之翠斂衽莊容謝曰妾恃房帷之愛偶爾戲言觸怒
夫子又累君迷踪陵谷幾不能歸負罪邱山不敢復見今聞聯
捷藥榜喜不自持不得已而覲顏趨賀自此一別遁跡故園無
面目與君偕老矣語竟欲行王笑而曳之曰勿作態夢想眠思
誰以汝爲憾耶翠乃笑曰思則有之不憾妾烏能中哉王怪而
詰之翠曰妾固日侍左右君自不知耳因並坐爲王緬述父怒
女辱壻訶逐於野遂化身爲牧牛兒以紅巾爲牛送君歸里又
以無所棲止借居君齋但不敢或現其形何嘗一日離側哉王
猶未信翠言某日讀某文某日作某藝纖毫不爽皆別後事也

王乃不疑亦謂曰非卿嘲嫺無以致此今之飛黃騰達胥吾卿一激之力也樂羊之妻不得專美於前矣翠亦遜謝至夜久別新婚歡倍疇昔翠因口占賀王曰一聲驢唱展蛾眉忘却臨岐雙淚垂今日與君重舉案御香好向髻邊吹明日翠與王某移寓他處矯稱新娶之妾翠遂盡見人亦無訝之者王後以二甲觀政因家於京王妻亦尋卒乃以翠爲繼室生子一女二數年託言思父欲歸寧遂去不復返

外史氏曰仙之成姓祇一智瓊此殆狐也其詼諧之妙具有曼倩之才而能於戲謔之中相厭夫子致身青雲豈長舌之婦可侔哉乃翁亦風雅於所居足見一斑且安知非父女協謀使天壤王郎因激而爲今時逸少耶吾故不敢目之爲狐

而以為真僊

考勘司

刑曹多公掌數司之篆斷獄明敏 本朝淑問之臣爲之首屈一指矣某年決一重獄既行刑後公臥私第夜半聞剝啄聲絕似署中隸役方將展詢僕卽以一緘入公覽之蹶然而興隨索衣冠命僕馬乘騎出門隸爲前導行甚駛但不趨西而就東公心訝焉蓋公之宅在京城之東偏居恒赴部輒西行今返東嚮然亦疑之而不能詰無何抵一門重樓赫奕雉堞巍峨則京之齊化也益駭然且慮門扃無由飛越比及闐闐間封鎖依然隸引之竟從棖闌之隙策馬而出亦毫無窒礙公更爲之震驚出城又行里許至一大署金碧交輝彷彿如嶽廟隸白曰至矣公

棄騎隸導之入門而南至一所亦若部之分曹隸止公於門外
遂入趨旋有人來延請公從之入甫達門屏早有官人十餘降
階迎冠帶亦與已相類貌頗謙抑視之皆漠不相識衆揖公
入聽事遙以賓席公固辭然後坐仰視堂額粉地朱文榜曰考
勘司亦不解爲何署衆俱列坐左右獻茗啜已公詢衆官閥且
詰見召故東側首坐一官品秩與公埒答曰君陽官僕等皆陰
吏也冥冥中與君爲賓友今已有年矣嘗閱案卷見君斷才不
勝心折近因一死獄微涉不平故特屈君至此幸勿疑訝公聞
言驚怖疑爲身死亟起立請命衆延之復坐笑曰君壽算正長
何遽慮此命吏以一卷呈公則卽近日所斷獄也其事屬一宦
家妾服六僕私爲主所覷痛撻之而未忍遽遣僕乃持刀夜入弑

其主夫婦胥遭慘死究之開門揖盜者則一小鬟年甫十二齡耳公治斯獄寸磔僕與妾而并誅鬟鬟死控之獄帝因有考勘之命冥司以故拘公公覽訖微笑曰好生雖上帝之德逆倫實人神之忌鬟之死固近於刻然以春秋律之非過也遂自誦其讞語曰戶不開則主不死豈云引虎無妨少旣獍而長亦梟寧謂待年可恕語未及終衆皆首肯曰是其罪也僕等雖見不及此然亦知非無辜前已遣之往生矣第懸案未結故煩公來一証今聞明斷益令人無從置喙言已公起致謝將辭歸衆亦不留惟曰此中固有君之坐地但宜好爲之耳公敬諾下階衆欲相送力辭乃止公出署隸卽控騎相候乃循其故道而返至都門仍從隙入將抵私宅早漏下五鼓矣馬忽欲漫且遺矢於地螢窓異草二編

公乘乘入室豁然頓寤則一夢也亟呼僕往視天街寂靜馬之
渡迹宛然遺矢尚蒸騰有氣并視其騎汗血微濡公乃駭歎不
置

外史氏曰甚哉刑官之不可爲也一女之死鬼神且爲之留
心矧其重於此者乎多公具老吏之才極庶獄之慎猶不免
一番考勘彼喜怒任已曲直從心者能由此出不能由此入
矣考勘司中旣無坐地杜鵑枝上絕少歸魂可不懼哉可不
戒哉

杜一鳴

西商杜某家巨富生子而啞因命之曰一鳴蓋取驚人之義以
致其屬望之意及長絕聰慧但不能言而已延師教讀授以書

注目不移翌日卽能默寫點畫無訛師以是奇之漸能吟咏所作有大家風不落尋常窠臼曾有粉蝶一絕曰聊將春色作生涯宿盡園林幾樹花不慣吟香渾似我却教香裏度年華詩出人皆傳誦父母將爲議婚一鳴雅不欲乃書數字止之曰兒不肖病瘡失音矚肯以紅絲界此啞婿乎卽勉有應者其女未必佳又悞兒終身事願父母徐以待之俟兒自覓緣或者得償夙願容未可知也杜夫婦止此弱息不忍拂其意見字俯從遂罷執柯之使明年一鳴已十七父又將商於他省一鳴作書白父言兒功名無望讀書亦類弁髦盍從父出游少識關山之路縱以啞廢猶可以商世其家不愈於默坐井中而箕裘亦墮哉父喜其志遂爲治裝使從行一鳴欣然就道所過名山川輒有題

詠其尤膾炙人口者莫如函谷關一律其詩曰雄鎮固金湯耽
耽視六王地吞百越盡祚翦二周長雉堞存餘烈九泥少異方
青牛背上客長笑過咸陽由是以筆代舌人罔知一鳴不鳴也
其父將往漢口行及淮上遇風舟幾覆一鳴初涉江湖未諳趨
避風甫定卽私出船頭將窺瓜步之勝十八姨又至波浪兼天
帆檣上下一鳴立身不住遂顛越於江心舟中人旣未及覺一
鳴又不能號須臾順流而下不止百里及至風威稍霽其父尋
兒竟歸烏有明知葬於魚腹長江無際何自冥搜惟招魂設祭
痛哭而返遂不復有南游之志矣乃一鳴初入汪洋心膽皆落
亦不作再生想詎意少飲西江遽沉水底旋有捉生替死者紛
沓俱來譁曰代子者至矣俄一道士竹冠布衣携杖疾趨熟視

一鳴而駭曰此啞進士也汝曹意將奚爲乃叱散羣鬼握一鳴之腕分水徐行江皆壁立及岸以杖爲指南示之曰由此而西自有佳境更探囊中以一卷相授囑曰此素女之術與汝衛身非誨淫也須慎用之言已不見一鳴甫經奇險神魂暫亂不能問卽欲問亦不能言有心志之而已少頃神甫返舍視其書背有字一行五言絕句曰百卉原無主孤禽寧有聲三春雖寂寂遇貴自長鳴一鳴知爲佳識手不敢釋幸天時盛暑衣履淋漓尙無所苦一鳴衣水而前猶憶道士之教不復嚮東乃行未里許見有巨宅一區勢甚壯麗一鳴素不習步甫及墻陰吻張足冥因小憩於樹下翹首四望正當坐處有坳垣因雨未及修整者窺之綠莎茸茸別無花木恍似人家廢園一鳴少年鹵莽頓

思藉此爲晾衣地竟踉蹌而起乘缺以入內果園其無人有一亭茅覆其頂四圍皆植瓜疏其前又別有崇墉高竹半出茂樹拂垣知爲主人游觀之所一鳴審視良久乃卽亭邊盡去衣樓攤而曝之計俟燥而後行驚定神疲不耐危坐遂白身臥於簷際倦極思眠一時不覺熟寐半枕初迴嬌音羣譟一鳴張目視之則一二八姝麗束薄縠之裙衣輕羅之服紈扇半掩立於目前從婢數人皆怒曰何處莽兒耶敢裸裎寄人廡下一鳴不能出聲惟以手示之意衆乃笑曰是兒固生而啞者也然美人微睨其具意似不勝歆羨忽與婢耳語數四婢皆有笑容美人遽反身曰羞殺阿儂目旣爲人所污矣遂冉冉先去一鳴懼禍將起著衣而奔婢知其意直前曳其臂曰孃子怒汝唐突將白主

翁治汝罪汝乃思遁耶一鳴猝不得脫又一婢全息而來曰娘子命將賊去施敲扑矣衆婢皆笑推挽以行一鳴愧懼交并不得已而從之歷門數重都未暇視至一室珠簾低亞翠幔高張彷彿似深閨益不敢入婢擁之履闥又不見美人何許心少安衆寔一鳴於曲室反扃其戶笑曰以此爲褻不消著袴矣遂皆嘻噓而去一鳴頓悟仙言所謂佳境者或卽此歟乃不復懼屏息俟之日旣暮婢以櫺至推戶入以酒食與之且笑曰娘子慮汝餓損不任鞭箠以此與汝果腹汝可食一鳴知無虞坦然舉箸婢又笑曰此中置鴆矣汝竟敢食耶一鳴不顧啖已婢携殘炙去一鳴仍裸臥惟思其父暗自隕涕已而漏下三鼓聞婢相與語曰娘子已不勝酒力歸卽思睡可先令狂耶臥卽牽一鳴

出暗室閨中椒蘭紛郁銀燭熒煌繡帷錦衾絢爛不可名狀衆
簇一鳴登榻語之曰大好福坦腹此中不愈於荒亭露宿耶一
鳴旣臥覺衾枕香爽神思不禁湯然又許時有紗燭一對引前
之美人來入室卽自語曰痴老子不羞苦纏阿儂酒幾誤儂好
事矣因問婢曰裸體兒安在答曰已在衾中美人乃笑親啓其
奩取金分俵諸婢悉麾之使去自起闔扉解衣就枕甫入帷卽
小語曰郎寢乎儂來伴若矣一鳴不甚解南音但聞肌香流溢
口脂俯吹亦旣情熾美人遽以纖腕探其私笑曰君貌絕文雅
是物何其武也因挽之共枕交合之際一鳴材旣兼人美人又
歲鎖半啓初覺艱楚久乃流通美人不覺歎曰使儂株守雞皮
罕識此樂矣因爲一鳴緬述蓋美人生於蘇郡淮商某翁之第

三妾也翁無嗣廣置後房粉白黛綠者五六人極一時妙選翁之正室早卒諸姬各司其一事惟美人所居最後故以疏圍屬之適因病暑思瓜親往摘取得與一鳴遇遂攘爲己有他姬固皆不能知晨起仍匿之暗處三餐皆婢爲餽送漸亦有與之私者美人知而怒之婢懼其撻投首主人翁大悲執鞭入妾室搜諸隱秘果得一鳴粹之出將施扑責一鳴指口作乞憐狀翁始覺其啞且觀其容美如冠玉益大喜棄策遄歸美人固未識翁意惴惴然肌戰汗淫持一鳴哀泣曰儂誤郎百身莫贖一鳴亦穀疎垂涕正倉皇間翁使人來呼妾且囑曰莫驚若人美人靦然隨去俄頃歸房眉目間似有喜色挽一鳴就坐斂衽啓曰主翁將有所浼耶其勿辭一鳴以手詢之美人亦以耳語之兩俱

欣幸則主翁深喜其啞將借以播種庶幾無漏言於此乃悟道士賜書之由并其詩之前二句亦驗美人又白翁命欲爲杜易女粧免人涉疑一鳴亦領之無難色美人大悅乃命婢報翁曰事諧矣少頃卽易弁爲釵來見也美人遂親爲一鳴綰髻施朱粉添薌澤粧猶未竟忽聞簾間笑語曰偷花賊旣已敗露羞殺淫婢子矣又曰分我一盃羹不愈於獨喫此嚇耶音皆嬌脆入則美人四輩俱妙齡長袖濃粧顏色艷絕見一鳴美目羣矚均有欲炙之意美人遜之坐亦笑曰非僕則若輩皆枯瘠以死何能爲衆復粲然一鳴粧訖美人又爲之更衣衆目諦觀則絕代之姝良無以過益歡忭導以同見主翁翁溫言撫慰命婢呼以六娘子因置酒與諸姬飲謂之曰有此好替身不須怨我老嫗

矣言已大笑衆爲闐堂及夜翁命以次當夕勿開爭端乃笑而
避去諸姬擁一鳴另入一美人室戲曰代耕人至黍稷可藝矣
自是習以爲常不數日而徧一鳴已諳素女術盡得其歡心諸
姬親之如骨肉愛之若珍奇呼以啞郎不啻性命凡啞郎一衣
衆爲親製啞郎一食衆爲親調爭妍獻媚唯恐啞郎不歡妙舞
清歌唯恐啞郎不悅而啞郎亦遂顛倒於百花中無復有桑梓
之念矣至此又悟粉蝶一詩亦爲語讖期年同日舉二雄翁冒
之無媿色賀者盈閭猶以爲積德所致未幾三索又得男人乃
驚訝竊議其不經繼焉弄瓦旋復弄璋比歲之間已男五女二
里巷喧傳路人弗信而親族之惑益滋然以有翁在不卽發又
踰年翁以病卒訟乃興訴之於某直指時明嘉靖五年也直指

以議禮忤旨出爲兩淮鹽道翁之族皆商故憫之直指覽狀笑
曰老翁得子一夔足矣何蟄蟄之若是哉乃拘諸姬至一鳴雖
故女粧究莫能掩至案欲械之忽發聲籲屈曰久被幽囚今觀
天日何反欲刑我耶諸姬見其能言舉色駭直指怪而詢之具
以實告官吏猶未信一鳴乃緬述顛末直指聞遇貴長鳴之語
色甚喜曰子固治啞之御史也竟不窮詰憐一鳴文弱且事非
本心不科其罪惟判令諸商盡收翁之遺產而以諸姬母子悉
歸一鳴翁族無敢違一鳴遂攜眷僑寓淮上諸姬詢之曰君向
者不鳴今何不顧驚人耶一鳴曰予亦不自解頓覺欲言即言
矣諸姬皆歎異直指有女美而才及笄猶未字也曾作詠燕詩
曰非向金閨惜羽毛雙飛祇慮近蓬蒿雪衣籠內終嫌媚霜爪

風前亦憚勞吟至此苦思不就因自矢曰有能續成者吾卽事
之直指出其詩以示紳士踵之者凡數十人悉揮去後聞一鳴
能詩召使續之意固有在也一鳴援筆立成曰落月屋梁眠自
穩飛花簾幕舞偏高香泥唧罷清波靜又逐爐烟傍衾袍女覽
之喜曰郎在是矣直指從其志遂贅一鳴爲壻且勸之讀書爲
納粟遂捷南閩將赴都取應始攜家西歸時杜翁夫婦失兒互
相惆悵父母思子漸喪其明一日門者報曰郎君歸皆怒訶之
及入拜於膝下迫視之果一鳴驚詢其故細爲緬陳咸大喜無
何諸美畢至拜謁舅姑益大悅歎曰向思其一而不得今且數
矣吾兒覓緣之言良不謬由是含飴弄孫目復其初一鳴安置
妻孥遂赴公車竟於是歲成進士鄉人盡知其疾因以啞黃甲

目之一鳴旋點詞林迎父母奉養於京克盡子職諸姬藉直指
力挾貲數萬皆翁家物杜益大裕迄今西人論富猶推巨擘云
外史氏曰人之英華多因言洩啞則克全其天然則何以能
鳴也曰聲色當前真元剝蝕雖欲不鳴不得也迨至登藥榜
騁雲遙本來之面目無復存矣故人之爲杜賀者余深爲杜
惜何也一鳴驚人固不若不鳴之爲愈也

隨園老人曰守口如瓶啞之謂也乃瓶亦有洩時翁遂徒貽
笑口不亦哀哉

酒狂

秀水梁生贍最細醉後乃巨居恒對客恂恂若處子及酣拔劍
斫地慷慨悲歌旁若無人人因以酒狂目之中歲斷絃將覓鸞

膠急切未得一夕同人會飲酒既微醺或戲之曰聞某太守女
既笄而天貌則美甚今寄櫬於五聖祠風清月白時一現形君
既縲盍往就之梁已半酣卽起曰諾且笑曰兄等執柯予不敢
辭明日祈携一樽至婚所爲予緝慶言已趨出同人皆鼓掌以
女無現形事往固無妨也乃梁趁月色踉蹌而行抵祠已子夜
將半恐爲祝知乃踰短垣入稔知女柩在西廡趨就之陰風砭
骨酒已微醒瞻遂怯逡巡欲返俄聞酒香襲鼻跡之則佳釀一
瓶陳於廊下就而飲焉其味香冽竟沉醉頓憶前事直詣柩所
叩棺而祝之曰鯁生不才適虛琴瑟聞卿時出遊戲曾不使予
一晤乎言訖棺內寂然梁又笑曰是所謂槁木死灰不可復燃
者予何慕焉反身欲歸因足蹶復顛於地俄聞柩中嬌語曰郎

勿旋返妾來矣語未已劇然震響女早立於身畔睨之面痿黃如土色肌膚削盡無復人形且以纖手相握冷浸骨髓梁醉中罔知畏避惟大噉曰友誼我何不逮予所聞以手麾之使速去女似赧然良久乃曰君蓋好色者妾之斗酒徒具矣悻悻而退棺復作牛鳴梁亦驚汗宿醒不沃而自解顛躓而奔歸家卽臥病牀孱請朝同人以酒來詢其新婚得意否梁瞑目搖腕止之曰勿復言君等幾以此殺我因細述其事衆不之信羣往祠中驗其實及至廡下視女棺已裂寸許窺之果如梁所見不勝驚異咋舌而返梁亦因是戒飲不復狂

外史氏曰人必因疾而後歿歿之時必羸冠無甚可觀乃傳記多艷稱之似乎非物之理矣此書一出可証羣言之謬近

有鶯鶯灰一文頗爲哀艷附錄於左文曰惟娉婷之艷質固
宜久貯於金閨何在萼之韶華不能獨寬於玉貌徐娘老去
豈盡風流蘇小夭亡終歸枯槁非株林之夏難言三少雞皮
縱博陵之崔詎免一抔馬鬣故當其鏡鸞照影我見猶憐迨
至於釵鳳辭粧誰云可喜宛轉於鮫綃帳裏骨已支牀呻吟
於翡翠衾邊肌難盈把雞頭無剩此鄉不號溫柔秋水徒存
阿堵惟傳慘淡旣已香消粉褪翻疑濃染鴉黃何堪垢漬塵
汚漸覺斜侵黛綠春纖瘦盡鷹爪時藏雲鬢揉殘蓬額莫整
此李夫人特匿病態而喬小青故留生容者也洎乎總帳風
寒佳人難再鴛帷夢斷好物弗堅楊柳蠻腰恍如強項之令
櫻桃素口儼同反舌之禽籠玉腕於紅綃莫聞寶釧疊香鉤

於白練急步金蓮黃土傷心銀瓶固哀其落井青燐怵目羣
鉤亦共此埋塵松栢青青空思眉顰風蠶黑黑枉冀足音夜
臺無再返之香魂泉壤有將銷之艷骨羅衣化蝶不掩冰肌
錦衾成灰難藏弱體蓮萼值彫零之日剝面不僅無皮橫波
當立涸之時刻日何嘗有肉香溫玉軟祇留雞肋根根臉杏
腮桃惟見瓠犀落落燒殘劫火蟬鬢飛烟貼近寒泉雪膚化
水無論玉環飛燕同此紅粉骷髏一任花蕊梅精未必綠窓
面目興言及此奚爲掩卷神馳結想於斯無事披圖意亂苟
向百年而慕色誰能千載以偷香噫嘻悲哉倩女久成蘭麝
土嗚呼朽矣才人莫斷雨雲腸不信予言請臨彼穴

螢窓異草二編卷一終